

全華叢書

8



九靈山房遺藁目錄

刻頗失序亦未有目今姑依其先後排次校正訛
字百餘破句三十或云尙有已錄百餘頁爲雕工
攜去或云有舊本留傅氏俱不可考矣第補所及
見以俟孤光耿耿有血性能文章者當共圖之康
熙後壬寅大雪前一日繒關安世書

禱雨詩序

甘棠集序

喜雨詩序

送祝彥明詩後序

送浦江主簿劉君滿歸序

送葉山長歸廣信詩序

容齋說

題彥英劉君詩卷後

末二行係容齋說
內文誤刊在後

送揚州同知赴官序

章氏家乘序

送樂宣使還省詩序

贈勾無山樵宋生序

送人遊龍虎山序

送宋景濂入仙華序

三先生手帖後題

修禊集後記

春秋三傳纂立序

治平類要總序

并十引

浦江縣修學記

較縣誌少
五十七字

浦陽五賢贊序

附鄭濤
書後贊

失刻

趙氏尊序堂碑

新建婺女星君行祠碑
自得其樂齋記

樂善堂記
論長孫無忌

論唐太宗六月四日事
論王珪

題葉丞相遺墨
劉鏞字說後題

諫官箴
喜聞過齋箴

具慶堂銘
廉齋宋先生像贊

趙敬德像贊
樗庵像贊

答徐德明書
上蘇伯修參政書

代作

跋鮮于伯幾詞後
跋倪夫人遺事後

題余廉訪五大篆後內誤易一句

題重刻冲素處士墓銘後

經筵錄後序

說佩送鄭仲舒

鄭挺冠字祝詞

祭先師柳待制文

又代祭柳待制文

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書柳待制詩後

祭方壽父先生文

志樓楨殯

陳府教壙記代作

陳彥正哀詞

張如心先生哀詞

吳原伯哀詞

朱茂清哀詞

蔣季高誄詞

今補刻

浦陽五賢贊

吳先生哀頌詞

浦陽人物記後序

黃氏歸田記

戴府君壙記

南薰樓會飲序

南漢劉會為亭

黃天歸田時

吳光主漢廢唐

...

...

九靈山房遺藁卷一

元戴良著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山居藁

禱雨詩序

中書左丞某公署事之初年天不雨自夏六月至於
秋七月禾盡槁民以病告公愀然憂形於色於是公
之賓佐合辭進曰公毋憂也古有桑林之祝雲漢之
祀皆所以致力於神也天而不雨盍禱之神乎越翼
日丙午夜漏半公躬率郡縣百司走神所而雨卽嘉

應公復與神約三日雨足丁未雨戊申雨己酉又雨連雨數日而止民乃大喜咸以爲神之所賜而歸德焉金華戴良獨不謂然夫以神和四時乳百穀於以煦養其生息者也今乃嗇其施以病民必希吏之懇禱而後應是豈神之本心哉非神之本心而乃章章如是者蓋公之精誠有以上格於天故也公之所以上格於天者非在乎禱之之日也其素行固已合於冥冥也久矣是故無求而不得無感而不應也然則禱之神非歟曰是也夫雨暘者天之所權也山川者

神之所伏也雨暘不時歲有饑饉則禱之山川之神
豈非天之高且遠也不可以自聞不可以自見而寄
之神是神用天之權也故天使之雨神得而雨之天
不使之雨神固不得而雨之也公是以神其聰而天
無不聞也神其明而天無不見也無不聞無不見此
公之所以致夫雨也夫如是民固當視公爲神也於
是民愈喜咸退而爲喜雨之詩以歸德於公且俾次
第其言爲之序詩曰

維浙之東維黍芃芃今旣稔矣伊誰之功維我相君

視民如子撫綏輯寧俾安田里俾耕俾種俾耘俾耔
苗則旣秀雨澤不時相君睠焉爲民憂之誠之所感
天不我違山川出雲降以甘雨旣優旣渥厥施斯普
今之上腴昔也焦土今之發榮昔也槁莽農人相慶
蹈舞蹁躑且歌且謠擊壤以言維今之雨非降自天
維我相君錫此豐年稼之有秋非由民力維我相君
錫此膏澤我有童烏捧腹歡如亦有鰥老今可以飽
我聞我兵將討不庭有餽有糧可以啓行相君有心
與天爲一維國維民咸食其德田之多稼周人所美

時之有年魯史所紀爰作此詩志今之喜頌我相君
令聞不已

甘棠集序

北庭廉侯來長婺之浦江浦江之民咸愛戴之如父
母畏敬之如神明倚賴之如山岳三年政成治任將
歸而黃童白叟涕泣以遮留者動千百計已而侯之
去志浩不可挽又皆退而悲思商賈相與歎於市行
旅相與歎於塗耕農相與歎於野低回顧盼不知所
圖則推夫吾黨之工乎詩者作爲聲詩以詠歌之一

縣之士詠歌之不足則五縣一州又從而詠歌之五
縣一州詠歌之不足則旁近他郡又從而詠歌之於
是篇章之富合若干首縣之好事君子遂擇取其尤
者編而爲集以我民之思侯無異於召南之思召公
故名其集曰甘棠集且俾良序而刻諸梓良嘗讀詩
至甘棠之篇蓋深有取夫召南之思召公者矣召南
之思召公固無往而不在然乃必於甘棠而見之者
豈不以召公之在當時嘗布文王之化且或舍於是
樹之下故國人之被其化者因皆思其人而惜其物

惜其物則欲其勿翦之矣欲其勿伐之矣旣欲其勿
翦伐之又欲其勿敗之又欲其勿拜之噫何其思之
至者歟今我民之思侯固亦無所不用其至矣然其
所以見之於思者乃不能如召南之託之於其物顧
徒有以託之於其詩豈我侯之宣化於是地曾無一
物之可指耶意者是物之在天地間風雨之所飄搖
霜露之所剝蝕雖其惜之之深保之之至或不能不
免乎異日之必衰詎如是詩之作播之於一時傳之
於百世無風雨霜露之虞有深長悠久之意是則託

之於其物固不若託之於其詩矣又泥彼之有思於
召公者僅著乎召南之一國至於他國則曾未之及
若我侯之見思不惟著之於一縣抑且形之於他縣
不惟形之於他縣又且溢之於他郡然則我民之思
侯豈果在召南下哉我民之思侯既不在召南下則
是集之命名舍甘棠而誰宜序而刻之良蓋不得而
辭也集凡二卷他文字之有紀於侯者具見集中侯
名阿年八哈字景淵云

喜雨詩序

至正辛卯夏六月大梁蕭君來治婺之浦江時境內
已彌月不雨民心不寧君愀然憂形於色視事之日
卽齋沐率僚佐徧禱諸神越翼日癸卯乃雨甲申又
雨旣而不雨者復彌月公聞縣南有白石湫爲神龍
所宅遂赤日走大澤中以祈其應乃七月乙亥雨至
八月戊寅而止君猶以爲未足因與龍約三日內雨
足次日癸未輒大雨竟夕甲申雨乙酉雨自是泉之
竭者悉已溢禾之槁者悉已蘇民之病者悉已愈而
我君之憂亦釋而爲喜矣邑之大夫士因交相告語

曰吾屬作於是息於是以克享有豐年於是者皆我
君之賜也其可無情乎哉爰相率賦詩以歌美之以
良受知於君爲特深俾執筆序其首良惟春秋記魯
十二公之行事獨僖公三年書夏四月不雨以志其
閔雨書六月雨以志其喜雨自餘羣公則固未之聞
也然觀僖公之在魯不過曰有志乎民與之以同其
憂樂耳而孔子之取之者正以當時諸侯罕能如是
也夫以三代之季人材猶盛求其有愛民之心者而
罕見之若是去三代遠矣民情日以渙散吏治日以

愉惰有能如我君之用心者豈易得哉惜世無孔子
不得取之簡冊使與僖之名並傳於天壤間也乃今
明良相逢進賢用能不及他日君以政成而去必
將疇其民庸而圖任之則位當益崇利澤之及人當
益厚宜有史氏之筆大書特書以見諸詞翰垂之汗
青者僖公固不得而專美之也是用弗讓而志其歲
月於篇端以俟

送祝彥明詩後序

三衢祝君彥明以儒人官爲浦江文學三年政成受

代而歸義門鄭彥貞氏命諸子姓作爲詩歌以道其
惜別之懷而吾友宋先生景濂實爲之序良雖不敏
竊嘗納交於彥明又且受知爲特厚獨得已於言乎
三衢古稱太末其地四通五達而士之生於其間者
往往文武忠義沛乎非他郡所能及自今觀之清獻
趙公則以淳德高節師表天下屯田劉公則以易學
蘊奧開悟後來彥猷宅卿二徐公叔縝毛公則以守
死善道感奮當世其他自北而南以徙居其土者亦
皆卓犖一時有足稱道趙丞相范侍讀馬諫議其人

也衣冠文物之懿詩書禮樂之傳彬彬然郁郁然其
杞梓之茂林鳳麟之靈囿與旣而故國淪亡文獻殘
缺而士友之來自三衢者每從而叩之則遺言逸行
類皆失所考徵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邈乎遠矣比
歲以來一二俊傑雖稍稍拔起而良之寡陋又不足
有所接識以觀其爲學之所至良之所接識者彥明
一人而已彥明生當諸老告謝之餘獨能集其遺籍
誦而傳之以時時稱說其履歷之所自庶幾夫流風
餘韻之可見者乎至正初嘗以憲府之薦調官吾學

需次幾十年始克領其教事然其識趣恬退曾不以
閑曹冷局爲嫌每旦深衣幅巾巍然高坐以發明聖
經賢傳之指歸諸生列處齋廡手披口誦自晨興至
夜分不得休以爲常由是士習之陋日以除俗學之
靡日以變而吾鄉學校之設不爲具文矣至如復土
田之侵奪新屋廬之朽敗先達之未祠則祠之文會
之未舉則舉之此在時人以爲能而於吾彥明直其
餘事耳嗚呼彥明之成就如此其殆有所自來哉邈
鄉學之淵源景前人之風裁以其得諸己者淑諸人

譬猶有源之泉愈出而愈不竭苟被其灌溉沾其潤
澤初不待於時雨之滋而條達暢茂自不期然而然
矣傳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何其言之甚似與雖
然彥明之在浦江筮仕之始也職下而事拘曾未及
從容政治之場以行其所志他日位益顯年益增道
益懋其所設施當必大過於人雖趙公之師表天下
劉公之開悟後來徐公毛公之感奮當世趙馬范三
公之卓犖一時無難到者又可以今之所就爲已足
哉彥明於此尙有以勉之可也良也塊處窮鄉邈焉

寡侶晝耕夜讀質問無從其於彥明之去寧不盡然
有動顧惟禍患餘生筆硯久棄莫攄情愫以寫別懷
特以三衢人物之盛序之末簡庶乎期望之私少申
一二云

送浦江王簿劉君滿歸序

大梁多宦家而傳世之久稱劉氏劉氏之先有累官
河南路二十八軍州軍民都總管者與其弟懷安陽
門馬步都元帥從太祖皇帝定地有功其所至又皆
以不殺爲務當攻破金汴時所賴以全活者甚多總

管公兄弟亦旣以功拜官而其長子遂皆繼襲父職
珪組相傳者五人已而元帥之仲子亦以武功起家
爲河南路轉運使其後有爲州郡牧守者有爲縣令
及轉運同者有爲理官及主簿司者劉氏傳世之久
如是哉良生也後不及拜總管公兄弟於馬前以覩
夫衣冠之盛而幸獲識其諸孫之佐遂有以詢其家
世之一二之佐主吾婺之浦江簿能以簡易用法匪
峻而豪右自服遇人有恩而請託不行亦劉氏之佳
公子也今旣滿三載而去邑之人士咸爲賦詩以道

其去思良於之佐爲最故又更爲之序竊考漢史所載兩漢之將相如陳平鄧禹者皆其有功於當時者也然陳氏旣卒其子卽以有罪國除後竟無顯者而鄧氏之後乃累世貴寵爲公侯及大將軍牧守侍中者凡若干人此其故何哉平之言曰吾世多陰禍吾世卽廢終不能復興而禹則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由是觀之則鄧氏之後所以異於陳氏者豈非其所積有不同耶嗚呼二氏之事旣已考諸史而有見乃若劉氏之傳世獨久亦豈

難知哉必也總管公兄弟能以不殺爲務故其後嗣
得以世食其報庶幾乎鄧氏之代不乏人向使其所
積者一有所不然吾恐故家喬木榮悴之不常雖欲
自異於陳氏之後不可得矣興廢之來夫豈偶然哉
之佐於此其尙思自奮激以保有乎先澤可也雖然
之佐之治縣旣不以苛政而殺人而其冢嗣又方由
祖蔭入官不久且調自餘諸子亦皆力學好修有仕
資則夫積善之報又復自之佐始豈直保有先澤而
已哉良於是益有以卜劉氏之後爲鄧而不爲陳也

大梁宦家寧復有出其右者乎之佐之去也凡頌美之詞惜別之賦已見於羣公之篇什良獨特爲論次其傳世之久者題諸首簡云

容齋說

大梁劉侯官浦江之始年嘗卽其所居西偏之室治爲宴息之所而名曰容齋越明年部使者武威余闕公行縣於是嘉劉侯之能大其德也爲特書以題之劉侯圖後公賜亦旣鏤版揭諸楣間復俾縣人戴良爲文以廣其說良曰嗚呼是尙有待於余言哉侯之

自北而南亦嘗觀夫泰山之與南海矣有石稜稜或
裂或崩如鵲之飛如羊之蹲隕而若星凝而若雲變
怪奇岫不得而具論有土黑赤有木棘櫟載虺載瘦
不甍不埴梓匠之所棄捐陶冶之所屏斥又有鷓鴣
鷹隼之禽獬豸虎豹之獸號鳴飛走怒爭很鬪喧騰
乎左右凡是數者宜在所不容而泰山實藏之有溝
有渠有汙有滎瓜蔓而流負羽不勝難任我舟難濯
我纓亦有蛇虺蛟鼉噴浪乘濤含沙蚌石射影衝波
駢馬電躍水兕雷咆揚鱗而掉尾閃舌而呀齒噓腥

而吐穢凡是數者宜在所不容而南海實納之故能
峯嶺嵯峨嶮嶮超岨出萬類特立九霄雲雨蒸騰
風雷蕩摩天下莫與爭其高汪洋洄渟渺渺汙汙其
下無底其旁無垠顛倒日月浸潤乾坤天下莫與爭
其深由是觀之泰山也南海也所以能致其高與深
者以其有容也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殆謂是與
今夫丘陵非不穹然高也然不得與泰山並高者由
其容之者小也沼沚非不淵然深也然不得與南海
並深者由其容之者淺也故論容德之極而至於泰

山之與南海止矣古之君子不褊淺以爲量惟含忍以爲容掩垢匿瑕以大其德故曰有容德乃大又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是蓋無異乎泰山南海也侯能登泰山以求其所以高臨南海以求其所以深則容之爲義得矣容將以大其德也德之大舍泰山與南海孰得而方之侯於此思無愧焉可也而尙有待於余言哉而尙有待於余言哉侯名師稷字之佐大梁名家有文學而尤粹於行治家治人一本於寬人稱爲長者云

題彥英樓君詩卷後

士莫不有能爲之材也然非值夫得爲之時則亦無
有可爲之事君子之論人又可拘拘於事爲之末哉
烏傷樓君自其壯年卽以智勇聞已而羣盜起鄰境
勢甚猖橫吏卒咸縮手環視莫敢誰何君乃匹馬往
捕擒其罪首六人者歸之官於是縣府爲上其事部
使者加審察焉文達中書遂遵故事賞其功調浦江
之政內鄉巡檢時當承平日久聖化涵濡之深雖鼠
竊狗偷之伍亦皆奔走遠遁職警邏者往往無所用

其武故君雖武人巡檢雖武職反爲之屏旗幟棄鉦
鼓日從文儒之士賦詩寫竹呼酒以爲樂退然若不
以武功致官者彼此一時何其異哉使君於立功之
後仍值夫得爲之時以展夫能爲之材則其事之可
言當不止如向之所施而已不然豈君之武材獨施
於未官之前而不施於旣官之後耶人之論君顧欲
拘拘於事爲之末斯亦過矣君今以歲月代去文儒
之所與游者莫不作詩以祖其行良方讀禮山中不
及隨諸君之後以相與詠歌之因君之出示此卷故

爲書其出處之大概如此而不暇計其言之不文也

送揚州同知赴官序

和陽王秉彝氏由金華抵三衢旣而以書來告曰同知三衢郡事某君今以秩滿調江都三衢人士咸賦詩以惜其去而右簡之文非子之託而誰耶三衢距僕僅百里遠行道之人多誦君之美而獲稍知其爲人今又重以王君之命雖不能文詎得而辭諸僕聞之郡府之職事別駕爲易爲蓋有地千里有民累萬而趨走之吏呵衛之卒一皆視郡守爲隆殺然郡守

之任乃獨重任之重者責之所歸也別駕有郡守之
榮而無其責吾知其易爲耳雖然方今天下多故兵
事未息郡縣之煩勞非復承平之比況江都當百戰
之餘城郭無居民官無第舍空郊百里之外遺黎僅
數十家而已當此之時而有戈甲之供億芻餉之轉
輸往來之館勞郡守豈能獨任其責哉吾見別駕之
難爲也雖然古稱江都多才學之士竊意其如漢之
劉瑜魏之陳琳唐之李善者猶往往避亂山谷間深
匿而未出君能訪其人而羅致之與之議官政究民

隱圖利害損益以行之則別駕之易爲將在於此乎
昔子游之治武城吾聖人首以得人爲問僕因竊取
斯義以爲序

送葉贊玉序

昌黎韓子嘗謂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
水土之所生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豈不信然歟
廣信爲郡西連江右南控閩粵而玉山冰溪之勝又
盤旋乎左右故其清淑之氣每鍾而爲人西京而下
唐宋爲盛唐姑不論宋渡江後如陳公康伯以中興

事業著見一時謝公疊山以風節行義照耀千古他

若

傳刻缺上五行乃妄易下俞公大雅爲陳傅公季魯爲謝今照抄本補入改正

俞公大雅

則以紫陽高足爲後學所宗師而傅公季魯又以象

山門人爲當世所貴重嗚呼是果何以致是哉蓋山

川之所鍾往往見之於是郡故也我國家混一以來

是郡人物之眾固未易一二數余所託交者則有葉

君贊玉葉君才高而學廣上而羣經叢史下而庾辭

僻句靡不悉該善議論能文辭甲申間嘗以禮記高

選貢於鄉有司用新例授葵之月泉山長到官未幾

新祭器之朽弊者復土田之侵奪者屏學徒之貪蠹者於是會集儕流招徠學子爲之敷揚先聖人之道三年政成受代而歸邦之人士咸相率賦詩以惜其去不以良之固陋俾爲之序嗚呼若葉君者殆向所謂魁奇忠信才德之民非耶則夫廣信之地靈人傑固非陳謝輩所能獨當也余猶恨葉君居陳謝二公之鄉其才與學又不在陳謝二公下乃不能如二公之得位行道以自見於時顧獨抱其遺經而於朱陸之門弟子有志焉不亦重可惜乎雖然海內寧謐日

久皇上銳意儒術日與二三學士大夫講議經帷以
復二帝三王之治葉君固將自是登名吏部進之館
閣以共圖太平他日見諸行事亦豈在陳謝二公後
哉崧高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山川之鍾秀於
葉君厚矣又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葉君尙奮乃志
以無負山川之所鍾可也余旣喜廣信之代不乏人
而又嘉葉君之克繼繼前武故因序詩而併致其期望
之私若此云

右序見原本山居稿五卷第九頁因逸第八頁失
其首段今讀邑乘並不題葉山長之名故妄添數

字附此以
備錄徵

章氏家乘序

善乎魏國韓公之言曰謹家牒而不忘乎其先者孝之大也余觀章君三益家乘之作有以見君之孝大矣人之於其宗不能無親疎之殺也聖人因之而制服焉自再朞而至於三月而至於無服其禮有差也其情有節也雖然豈聖人之得已哉兄之子於己爲從子若以吾父視之猶己之子也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爲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爲從祖兄弟若以大

父曾大父視之猶己之兄弟也又推而上之以至於
無服之親皆先世一人之分也若以先世視之皆己
之同氣也尋流而知源尋葉而知根詎可以遠而忘
之哉嗚呼此家牒之謹所以爲孝之大也孝之大者
蓋以先世之心爲心而不以一己之心爲心也君之
是舉其殆庶幾於此者矣章氏世爲汴人至兵部尙
書始家泉之南安後自南安遷建之浦城自浦城遷
處之龍泉其間支系繁衍後先顯者以數百計世遠
族殷漸至於不可考君乃疚心瘁志掇拾於兵火焚

棄之餘蒐輯於道路間關之際倣諸史表遂爲此編
其他遺言遺行與夫言有當質者又別爲篇以見旣
成使來告曰吾子雅知我盍遺一言以詔吾之子孫
使無違吾志余聞而歎曰世之士大夫其問學非不
富也其詞章非不美且麗也然或藉之以干利祿取
榮名足乎一己而已至其祖考之所自出支屬之所
由分漫焉而不加省者豈少哉而於宗人族子相視
如途之人者又豈少哉君之用心乃如此其賢於人
亦遠矣昔歐陽文忠公依漢年表爲世譜而謂子孫

不知姓氏之所從以昧昭穆之敘者禽獸不若也今君傲史表爲是書旣無媿於文忠矣而其所自序亦曰子孫視爲不急之務者非人也嗚呼君之用心其文忠公之心乎勿替引之後之人勉乎哉

送欒宣使還省詩序

維揚欒君仲舉好學樂善敏於爲吏丞相開府公才之辟爲其省宣使今以事抵浙東道過雙溪之上於是其弟架閣君與之爲別者且三載一旦會於是郡意甚歡洽已而仲舉復命相府詰朝將行架閣君悲

四鳥之異林感三荆之分植遂附近體詩一首章八句以送之且詒郡庠諸友俾之交和以贈余方叨居郡庠目覩珠玉可無一言以序其首竊聞漢蘇子卿爲椽中監時嘗賦詩以別其兄有曰昔者嘗相近邈若胡與秦又曰惟念當別離恩情日以新蓋言兄弟相近之時未嘗不玩之以爲常邈然若胡與秦之不相關及當離別之際不忍相舍方知兄弟之不可離恩情至此而日新矣今觀架閣是詩得非子卿之意乎然子卿之詩特以兄弟之至情言之至於出處之

大致則固未之有及也架閣則不然始之以私恩而卒繼之以公義愛兄忠君之心油然而並生讀其詩可以知其爲人矣以架閣之爲人則仲舉之賢又可知矣良旣歆羨架閣之詩之美而又慕其兄弟之皆賢故樂書此以序之

贈勾無山樵宋生序

曩者承平日久天下無事士之居其位者悉以安常襲故爲職業而智謀雄偉非常之人無所用其能往往退處山林老死而不出十數年來海內大亂豪傑

並起自武夫賤藝咸被文采以用其所長則向之退處不出者宜可翻然而起矣乃智謀雄偉如宋生汝章顧猶隱居勾無山中方以樵采自樂而不輕於一出何哉汝章爲學不事章句頗通戰國時事善機變有膽略尤慨然喜論兵當兩浙兵起每退偃一室默計勝敗十不失一若汝章者可謂有用之奇士矣余嘗考近代賢材而怪士之爲學多不適於世用談經術者徒知章句之當守而不知事情之或迂工文學者又方務以言語聲偶摘裂相誇尙每棄本而趨末

求其可用於當時蓋不數數然也世之人不賢者恒
多而賢者恒少幸而爲賢者矣又或不足以用世何
才難之若是與苟一有其人焉幸而及出於有爲之
時可不爲之貴重之與今吾汝章以不輕出之材卒
至放棄山林爲勾無一老樵此其可以嘻吁流涕而
爲當世悲也雖然古有朱買臣者亦嘗退隱會稽山
中賣薪以自給後竟厯居顯宦時人謂之衣錦晝行
汝章其鄉人也年方壯有志慷慨他日必不得已而
出又安知其不終爲世用也哉汝章出遊甫旬日卽

歸勾無將從勾無求夫概諸山而登之以窺東南之
故壤凡目之所寓皆我師用武處覽其形勝當必有
感於中矣

送人遊龍虎山序

乃者海內分裂兵戈日尋而廣信爲郡實東南之要
衝當陳氏據上游卽爲其所侵奪及參政公奉命南
征提兵不過萬人舉一郡六縣如摧枯拉朽其後陳
旣盛兵東窺以爭是土而公之子某復班師往救戰
敗陳兵擒其梟將若干人以歸由是陳失其勢遂縮

手歸武昌不敢順流而東父子一時何其偉哉王君
乃公之懿親自起兵時卽在行間其所以佐公禁侵
掠止妄殺卒使恩威並著爲軍民所歸心者不一而
足自他人言之孰不欲同登仕版以稍自見於時而
君乃衣白衣日從文儒勝士相往還每風清日美則
芒鞋竹杖訪赤松子於北山弔沈隱侯於雙溪於以
娛情烟渚宴景雲林且不知斯世之多故而身之
在軍旅中也君爲人曠達可喜然好爲汗漫遊歲之
仲春將從金華南過信之貴溪登仙巖窺鬼公峯從

入龍虎山遊諸勝處龍虎山乃張道陵所處子孫世其業至於今不替君去謁上清之故宮攬金沙之遺迹道朋眞侶徘徊後先此行當必有所遇矣然高叢巨桷斬爲荆榛斷塹頽垣悽人心目蓋陳氏之流毒茲土也非一日君升高而望歎其興亡欲求陳將就擒之所而黎庶之散亡殆盡於是覩山川之如昨念人事之日非將遂執青節從白蜺以與夫道朋眞侶遊於方之外回視身世不啻如鴻毛之輕君亦奇士也哉嗟乎君旣不用於世其材無所見獨觀其出處

之際游從嗜好之間可以見其志之有在矣故予於序別而具道之如此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

金華宋景濂先生通古今學有史氏長才當至正中嘗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徵之固辭不起後竟寄跡老子法中入仙華山爲道士一日良從而訊之乃曰昔人有以紳笏爲柴柵聲名爲韁鎖者余豈爲是過激哉顧將順性而動各趨所安耳余之所安乃在於山林而不在於朝市使其以此而易彼有大不可者

一決不能者四余聞居人倫必以禮處官府必以法然自閑散以來嬾慢成癖嬾則與禮相違慢則與法相背違禮背法世教之所不容大不可者此也又心不耐事且憚作勞酬答少頃必熟睡盡日神乃可復而當官事叢雜與夫造請迎將之不置一不能也嘯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無時惟意之適而欲拘之以珮服守之以卒吏使不能自縱二不能也凝坐移時病如束溼一飯之久必三四起而當賓客滿座儼如木偶俾不得動搖三不能也素不善作字舉筆就簡

重若山岳而往返書札動盈几案四不能也以一不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能自度卒難於用世故舍之而遁又聞道士遺言吐納修養可使久壽故卽其師而問焉雖然世之賢士大夫聞余之有是行也必並起而嘲之子知我者何不贈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良應之曰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存道也而其所以爲道者蓋或施之於功業或見之於文章雖歷千百載而不朽垂數十世而彌存若是而爲壽可也苟不其然願欲潔身隱退

逃棄人間而苟焉以圖壽爲道是固老子之所爲道
而非吾之道也吾之所謂道者乃堯舜周孔之道也
然堯舜周孔得聖人之用者也老子得聖人之晦者
也於出也則吾用於處也則吾晦而是道之變化詎
有異耶故生以春陽殺以秋陰先生功也舒爲雲霞
燦爲日星先生文也功而不宰文而化成先生道也
道在是則壽在是矣夫豈苟焉而已哉昔賀知章辭
祕書之職請爲道士於剡川陳圖南不應時君之召
入嵩山爲道士是皆有慕聖道之晦而寄跡於老子

者也先生豈聞二人之風而興起者耶然二人之在
當時賢士大夫未聞有非之者則先生是行又孰得
而議之且一榮辱齊毀譽先生之爲道然也亦豈有
假於余言哉亦豈有假於余言哉先生名濂其字景
濂今易其名曰玄貞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云友生
戴良序

三先生手帖後題

友人宋君景濂以三先生所遺手帖聯爲卷間出以
示良良以三先生學擅一時而一時之人咸仰望之

雖得其片言隻字不翅如折圭斷璜保護惟謹彼於
三先生之學未必能知之而乃貴重之若是者其志
在翰墨耳今景濂之爲此卷則以久游三先生之門
知慕三先生之學顧以存歿相半離合靡常思見其
人而不可得因欲卽是而見之所以然者本志乎三
先生之學也翰墨云乎哉雖然三先生之學亦豈無
見於斯自今觀之或制度之有考或文章之有稱或
經學之有述蓋皆示景濂以爲學者也使景濂無志
於三先生之學則己有志於三先生之學也寧不卽

是而有得哉良也不敏亦嘗從景濂之後以登三先生之門其於三先生之學會不能如景濂之有得也故因題卷併志予愧云

脩禊集後記

右脩禊詩一卷予友宋先生景濂爲之序嗚呼景濂之爲此序不旣至矣乎自晉以來序脩禊者多矣其爲古今所共取莫若王右軍然右軍之言亦不過區區生死之間惜時序之迭遷歎斯人之易老以致其感慨之情耳至於聖賢之大道則固未之有及也惟

其莫及於道也遂致晉之士習卒以不振清虛勝而
禮法衰曠達興而名檢廢雖謝安之功業可尙孫綽
之間學足稱然其雅好游談耽嗜華藻亦不免於君
子之所譏原其故右軍豈得辭其責哉今景濂則不
然懼斯道之不聞而末俗之益媮也旣以舞雩之詠
勗之復以山陰之集戒之終篇數語凜乎其可畏嗚
呼使晉諸人而聞此咸以惜時歎老之心而爲汲汲
求道之舉則當時士習寧有不振者乎獨恨景濂不
生於彼時不得與之言又恨晉諸人不生於今不及

取衷景濂之論也雖然晉之諸人亦既於道無聞矣
則凡諸君之有聞於景濂者又可不思所以自勉哉
苟不以之而自勉則雖功業如謝安學問如孫綽亦
非君子之所予况未必爾乎諸君於此惟究心焉可
也良也不敏然嘗叨與斯會矣故於景濂之所序能
不有慨於其心申釋其意於末簡蓋所以勉諸君而
且以自勉焉耳

春秋三傳纂立序

錯薪刈楚披沙揀金微事尙然而况於學乎况於聖

人之經有所蕪沒於傳注者乎然則春秋之文昭揭
千古學士大夫往往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統緒之
會歸者無他亦惟傳家之言有以混淆其間故耳嗚
呼春秋辭尚簡嚴游夏之徒已不能贊以一辭而吾
聖人之微言奧指果有待於支離繁碎而後見耶傳
春秋者有三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然公穀主釋經
左氏主載事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而因以求意
者左氏之功爲多然而義例宗指交出乎巫祝卜夢
之間讜言善訓不多於委巷遊戲之語鱗雜米聚混

然難澄而公穀之說又復互相彈射不可強通遂令
經意分裂而學者迷宗也良自早歲受讀卽嘗有病
於斯尋繹之次因取三家之言稍加裁剪以掇其立
要疏之經文之下其於一事之傳首尾異處者旣得
以類而從而文意俱異各有可存者亦皆並立其語
然後隨文覩義若網在綱雖行有刊句句有刊字非
復本文之舊而鋤荒屏翳使之日星垂而江河流者
不旣有助乎方之刈楚揀金之細不又有間乎雖然
亦將藏之篋笥以自備遺忘而已若夫優柔厭飫由

博而反約則三君子之成書在也予亦安敢有取舍
其間以爲是經之蠹哉

治平類要總序

自古人君雖有出類拔萃之資至於治道之盛則未
始不由學而致此稽古學古之事所以見於二帝三
王之書而二帝三王之治有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良
以此耳周衰以來聖學不明爲人君者槩以古昔帝
王迂遠而難遵不過求所謂卑近淺陋之說以苟且
於一時其能超出乎當世者惟漢七制唐三宗之主

與趙宋諸君而已然此十數君者亦僅賢於後世之庸主若夫二帝三王之盛治詎可同日而語哉嗚呼二帝三王悉五百年而一逢由周之治乃千餘年而始有漢唐宋之爲君然又不得與二帝三王並觀而稱極治之時何斯民之生於後世者之不幸耶則夫繼此而有國者其可不加之意耶加之意者亦在乎學焉而已矣一日良與四明陳桎論至於此以爲人君之學舍古昔帝王別無所取徵而古昔帝王之行事見之於經史者班班可攷顧以自朝及夕萬幾出

焉有未暇徧觀而盡察乃相爲摘取二帝三王致治
之由與漢唐宋爲君之所以然及先民之格言史臣
之論贊會萃成書名之曰治平類要而定其標目凡
十篇君臨四方蓋本諸道述君道篇第一人君之職
惟在用相述任相篇第二將用禦暴必善馭之述馭
將篇第三設官用人國之重事述用人篇第四民爲
邦本愛以固之述愛民篇第五國之所賴莫重於食
述足食篇第六去亂圖治非兵不可述制兵篇第七
刑以輔禮明慎爲要述慎刑篇第八佞口覆邦貴在

能遠述遠佞篇第九君能納諫斯無過舉述納諫篇第十終焉良等俱以空疎之學謬叨爲士之名其於纂修固多簡略然開基之主繼體之君苟能潛心於此窮討而深思之庶幾由彼漢唐宋之爲君以上追二帝三王之盛治則稽古學古之效復見於今日而此書之作要不爲無小補矣是以忘其固陋而冒言之伏惟留神省察國家幸甚

君道篇第一

天道運四時行君道明萬幾理禹湯文武天下之大

聖也夏桀商辛天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爲大聖大惡之分者道之明與不明耳欲爲君盡君道者何仁而已矣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有此道也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喪此道也大哉道乎其興亡之所繫乎景前聖式後王述君道篇

任相篇第二

人主不可以獨治也必有卿相輔佐之足任者然後可以君天下蓋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所以上承天命下統百司以治民庶以定邦國而治體之得失

國勢之安危繫焉昔黃帝任風后而天下治高宗任
傅說而君德修蓋皆得乎任相之道故也荀卿有曰
強國榮辱在於取相其知言者哉訂官箴謹侯度述
任相篇

馭將篇第三

古者國君有難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
是則帝王馭將之道惟在推誠以待之三代以降人
情日異於古其待武士也始皆折之以氣而繼之以
恩蓋不折之以氣則流於姑息而生驕不繼之以恩

則過於嚴肅而生怨生驕與怨非止費財玩寇之弊
而有不戢自焚之患矣楊子雲曰馭得其道則天下
狙詐咸作使馭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後世欲
治之君可不熟慮而慎行之述馭將篇

用人篇第四

書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
惟時蓋天子者一世人材之宗主也九德之士所當
兼收並蓄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
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官皆治而不失其時矣然古之

用人必貴於有德而後世人主或以才藝取人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人咸得以進之噫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君子宜慎擇焉述用人篇

愛民篇第五

人情之所欲順之則安擾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而太公之告文王亦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此愛民之道也自是以後惟漢鼂錯論三王之所以本人情者庶幾近之以故文帝用其言而

以清淨爲治卒至黎民醇厚刑措而不用愛民之道其尙有出於此乎傳曰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殆謂是與述愛民篇

足食篇第六

足食之道惟在於厚民蓋民者財之府而財者民之命也故善興國者必先義而後利善養國者必先民而後國先義而後利所以教民順也先民而後國所以使民富也民苟順矣則國不至於不利苟富矣則國不至於獨貧傳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是之謂乎
法常典原人情述足食篇

制兵篇第七

天生五材兵能撥亂故軒轅之興其戰七十征頑伐
鬼代不絕書兵其可去乎然考之古天子之兵止於
六軍六軍之兵止於六鄉其出也則爲士爲卒爲旅
爲軍爲師其入也則有比有閭有黨有旅有州有鄉
旣無坐食之費復無長屯之苦烏有如後世之所謂
兵者哉雖然田不井授賦民無藝而古制之不復久

矣漢以來能以節制技擊者定四方載之史冊有足
徵焉續戎功奮武衛述制兵篇

慎刑篇第八

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蓋
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君子於是而盡心焉嗚呼
刑於聖人雖不得而廢之然非其得已也是故不教
而民從上也以身教之也教之而後從次也以言教
之也既不能教之以身又不能教之以言而民有弗
從者乃從而刑之下也刑之而當罪民固無所憾矣

又從而虐之苦之誣之抑之有罪無罪同歸於非命
而死不亦大可哀乎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本
忠恕示欽恤述慎刑篇

遠佞篇第九

自昔小人將竊取其權寵必先潛觀密測覘伺上意
而迎合之蓋以人主好惡之不同喜怒之難必不如
是不足以爲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必視美珥
所在以立其愛姬申不害相韓必視昭侯所悅以謀
其國事讒佞之事君多合而少忤者大抵然也夫巧

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爲人上者可不有辨於斯乎述遠佞篇

納諫篇第十

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諍於下則君明於上所繫重焉是故古之明王求諫如不及納諫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賤者恕之狂誕者容之蓋以已過難知惟恐其不聞也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上聖且爾况下此者乎易曰山

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述納諫篇

浦江縣修學記

浦江之在婺最爾縣也而制宜有學治門之東南其學在焉然歲久且壞比數十年雖屢加繕理而僅取苟完無經久意今縣大夫始至乃喟然興歎謂學之所急惟田與廬今監縣廉侯阿年八哈旣常歸其侵疆矣顧茲屋廬之圯壓吾得辭其責哉遂與主簿劉侯師稷合謀修治而俾教諭祝君應昇宣其勞應昇旣受命卽爲禮致知經之士張天錫吳實飭材徵工

率先凡役而他有籍於學者因皆相勵而趨爲之自
殿庭門廡以逮泮池倫堂齋舍墻垣廩庾庖湏之屬
悉皆易弊爲良有加於昔始事至正辛卯之秋九月
及冬十一月而成於是應昇暨學之耆碩方先生樛
相與屬筆於良以記其役良屢謝非其人不獲命乃
記之曰春秋之法凡一工役之興必備書以示譏蓋
所以重民力也若僖公之修泮宮固亦嘗用其民力
矣考之於經乃不與南門諸役者並存豈不以學校
爲有國之先務而僖公修之實爲其所當爲哉爲其

所當爲而不書雖謂見與於春秋可也嗚呼僖公不可作矣今縣大夫之能若是不亦僖公之徒與然僖公之修泮宮也魯人嘗作泮水之詩以頌之先儒孔氏發詩人之意不特謂僖公能修其宮又謂僖公能修其化是則所謂修者豈止乎棟宇之岿巍丹雘之華鮮而已哉亦曰有政焉耳縣大夫又當思以圖之而無媿乎僖公可也縣大夫大梁人名文質字彬祥姓蕭氏以儒林郎爲今官未幾治三皇廟葺故所有書院月泉上尋興是役以嘉來學是可謂知爲政者

矣

浦陽五賢贊

并序

天地之間有至鉅而無配者道也人能心會而身履之口誦而書存之則必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淵乎其深非江海而潤非雨露而澤非日月霜雪而光華巖厲其所著見於後世者固將弊穹壤亘古今而不窮貫金石蹈水火而不滅矣余嘗考之於經稽之於史求其如斯人者恒曠數十世而一見越數百年而一得浦江有縣歷年至淺而受地至狹非有數十世之

久數百里之遠而乃得其五人焉何其盛哉五人者
曰孝子陳公助教節愍二梅公忠惠王公待制柳公
也孝子不知何時人能服勤孝道當二親之亡哀哭
弗輟以衰麻終其身每卽墓奠肴果烏鳥爲之不啄
助教當宋宣和初攝處之松陽丞已而盜發青溪東
南諸郡縣咸望風橫潰公獨嬰城自守以死殉國節
愍於靖康之際爲戶部尙書當金人入寇劫質天子
竟乃不勝忠憤率眾數十萬謀夜擣其營迎歸二帝
事泄身殉忠惠克明正學歷疏諸經及登嘉定甲科

遂以及人爲務立朝居郡綽有可稱勁節高風至今
熟在人口待制問道金文安公上遡朱子之學亦旣
身逢盛世以文華國四方學者稱之至與虞揭黃三
先生齊名嗚呼五公之卓卓如此豈非所謂有道之
士哉豈非所謂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淵乎其深者哉
使其大施諸用以殫夫潤澤光華嚴厲之功其所著
見可勝旣哉雖其不克大用亦豈弊穹壤亘古今而
有窮貫金石蹈水火而有滅者哉如良者固不足以
灼見五公之所蘊然觀陳公之事親則未嘗不稱其

孝觀二梅公之事君則未嘗不歎其忠觀王柳二公
之爲人則未嘗不慕其學以稱其孝歎其忠慕其學
之心可無一言擬諸形容哉借令曠數十世之久越
數百里之遠猶將低徊企想以稱述其萬一而况近
在二百年之內百里之間哉昔梁肅李華之於四皓
也時之相後如其久地之相去如其遠及作爲
贊辭以致歆羨之意識者尙或稱之良雖不敏旣獲
親出五公之鄉接其風聲氣澤而頌聲不作人其謂
何用敢勉竭駑力各爲贊一章以朗前人光韻之美

以伸後學嚮慕之私然以孝爲百行之先故用陳公
爲贊首自餘四公則從其世次而列見焉

書五賢贊後

鄭濤

右五賢贊一通鄉先生待制柳公高弟子戴君良
之所述也初縣學有祠祠節愍梅公忠惠王公及
凡宣勞於學者皆雜位其中達魯花赤廉侯阿年
八哈尹蕭侯文質以其混淆也屬教諭祝君應昇
圖所以易之應昇乃於廟西南偏別闢一祠以奉
公而益以孝友陳公文學梅公待制柳公通號曰

五賢祠內列三龕龕置神主俾善書者作隸右題
之且懼後生小子不知五賢之詳復奉幣請戴君
爲之贊刻石祠中嗟乎長民者不復知有教化久
矣徒事簿書期會之末以取能名孰肯表揚儒先以
樹之風聲哉書曰不臧厥臧民罔攸勸若今賢令長
之爲非善其善而欲使民知勸者乎贊文雄渾高古
敘事詳明使五賢之行事粲然若青天白日苟來讀
之者孰不鼓舞而奮勵則夫戴君之功又豈在賢令
長之後乎是皆可書也因爲執筆而識之於序末云

趙氏尊序堂碑

趙氏汴人也自武節大夫士翮隨宋渡江居睦州已而武節之子保義郎不玷添監浦江稅務故又爲浦江人保義生三子曰訓武郎善連曰武經郎善近曰武經郎善趨浦江諸趙稱三派之子孫者是其後也趙氏自宋改物而其俗已衰顧今七十年間能綿其宗亂而弗墜者益鮮保義之六世孫永新守大訥因念夫趙宗之鬼餒焉而不食也乃思闢堂以祭享之先是永新之曾從祖修職郎汝儵亦以無子而死後

之人以其所居廳事爲黃冠者祠祠之後堂則虛而弗居遂卽其堂治爲祭享之所春秋有事則割田若干畝歸之以供其費堂成扁曰尊序嗟乎趙氏自保義徙居以來傳圭襲蓋嘗烜赫百年矣卽一旦衰雖弱子單孫之祭有不能享顧瞻庭宇行道咨嗟又豈所以思惟本原慰答宗親之義哉永新於此乃能盡焉感念因其故宇而作斯堂使春秋之祀旣廢而復舉可謂以義起禮者矣雖然作之非難而守之爲良難爲永新之子孫者其尙敬承乃志以延裕於無窮

可也乃作詩曰

趙居汴京爲宋宗親世襲官封有社有民越武節君
始失故所從宋於南巖陵是處保義筮仕於浦之陽
遂奠其居持持屋墻亳社旣墟宗枝亦悴故鬼久飢
聞者興喟厥有孝孫知孝之元旣豐其流乃羨其源
仙岩之南浦江之北歸哉斯堂孝孫是闢孝孫來享
來拜斯堂肩膺修潔黍稷馨香登堂受胙孝孫有怙
延畀後人永尊厥序非尊厥序曰報爾先琢辭貞石

百世斯傳

浦江縣新建婺女星君行祠碑

至正十二年十有一月庚寅浦江縣新作婺女星行
祠明年十有二月戊午初成縣之父老合辭請於官
願刻石紀其事俾文學掾邵國光來請文且曰惟婺
女星之正祠在婺城之西南按圖經吾婺自秦漢以
來其名號不一至隋開皇中始以其地上直婺女之
分而更今名唐武德四年遂祠婺女於州城宋淳熙
十三年爰賜祠額曰寶婺觀逮國朝大德十年縣人
朱仙母病嘗禱之祠下有奇應因又立行祠於縣之

東南陬則吾縣之有婺女星祠實自仙始也。比數年來湮廢殆盡。達魯花赤廉君阿年入哈尹蕭君文質將復加完繕而病。其遺址卑陋湫狹不足以安神而妥靈。乃別卜西南高爽之地以斥大之。然工役繁鉅費莫之出。則募富民六人者俾率其賦以從。蓋至是而廉公之代已及。蕭公悉舉以自任。始事之日仍輟己俸爲之倡。不期月而大殿成。兩廡三門次第畢舉。翼以欄楯。繚以垣墻。階陛以石。唐皇以婺肖象繪塑。各效乃能。罔威惠慈。悉當其狀。殿之爲間者三廡之

爲間者六門如其殿之數基之深十有四丈廣八丈
有奇屋之高二丈有奇度用錢六千緡用工八百祠
旣成矣願得吾子之文篆諸牲石以示後之人國光
敢奉父老之言以請良謹稽傳記自南斗十二度至
婺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爲吳越之分野吳越之
地至廣也其所分郡縣不止於一婺而是星之祠乃
獨見之於此者豈非因星以名郡者耶夫星宿之在
天州城之在地明光所燭神氣必通其上下之應次
舍之限眞有不可誣者有司營立祠宇以奉其明靈

行其秩祀以祈其歲事於禮典豈不宜哉至於嚴像設崇貌位被服而人肖之則固未之前聞矣然猶必爲之者蓋其民俗之所習尙焉耳嗟乎神者民之所恃以安也今旣本於禮而祠祀之因其俗而像設之則所以望其出靈隕祉以大莩吾民者不其至哉吾民於此其尙敬承乃志以延休於無窮可也廉公北庭人豈弟愛民人懷其惠蕭公大梁人通敏有才器撫事有方略凡學院廟壇之宜葺者皆以次而舉此祠殆其一也良旣內交二公頗知作祠之始末而又

重以父老之言國光之請因不辭而紀之且爲迎享
送神樂歌三章俾歌以祀神其辭曰

望天門俟神蹕靈之來光景溢雲爲駟霓爲旌優若
有靡象形禮已交誠旣感享維德菲可薦

右迎神樂歌一章

噉將出夜旣艾靈之留神哉沛烟燎升羽籥鳴牲幣
舉黍稷馨靈是娛歆精祀鑒民衷錫繁祉

右享神樂歌一章

樂度周禮容備靈之歸福祚至陰沴息陽德宣粒我

民屢豐年民報事益無忘歌我詩其千載

右送神樂歌一章

自得其樂齋記

金華朱原良以自得其樂名所居之齋禮部尙書達
不花公嘗爲書之間乞余言以記之余則復於君曰
君之所樂可得而聞之乎凡世之可以快耳目娛心
志者其爲物至夥崑崙之玉南海之珠涪水之金蜀
之文繡象犀虎豹之齒角皮革豈君之所樂也哉君
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重珪累組高牙大纛

以至狐貉之裘珊瑚之器萬鍾千駟之奉列鼎之食
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
然則君之所樂者可得而知矣湯之盤孔之鼎岐陽
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石刻師曠之琴孔子之文章
與夫漢魏隋唐之桓碑彝器銘詩記序下及古文篆
籀分隸諸家之字書皆可喜可玩而昔人之所以深
樂之者也世之人所樂者非君之所取則昔人之所
取者必君之所甚樂也然昔人之樂亦豈易哉君惟
視世人之可樂者不一動其心乃能退而獲樂於斯

彼世之人能致其樂矣而其不得兼焉者獨昔人之樂耳惟世之人不得兼然後君得以取之而自得亦豈偶然也哉雖然余嘗因君之樂以求夫聖賢之所謂樂者矣聖賢之所樂者蓋樂乎其內也非以其在外者言之也樂乎其內者道也則凡在外之物孰得而加之哉斯樂也孔子得之顏淵繼之顏淵沒得之者鮮矣然則君之所得者其亦得於此否乎苟得之人且謂之有道之士矣君曰某不敏敢不敬早夜求從子之教遂書其本末以爲記